

續唐書

卷六十五至卷七十
諸國臣傳下
外國傳

終

續唐書卷六十五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為功臣每疾宦人橫暴欲去之偓畫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



忠忌之構覺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僱手流涕曰左右無人
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弑昭宣帝復召爲學
士還故官僱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
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僱又辭爲詩曰豈獨鷗夷解
歸去五湖漁艇且舖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
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鑿密記五卷內庭
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
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
紅巾百餘條而已蓋爲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嶠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

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田北巖精舍未幾復居北
平山讀書光啓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
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己又奏
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
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嶠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
盡禮父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
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
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審知辟以
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唐與羅隱相

得甚歡當時強藩多僭位稱帝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
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
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丰潤有貞元
長慶風所譔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
及國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

徐夤字昭夢莆田人乾寧中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
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成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
之釋褐授秘書省正字常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誤觸其
諱全忠變色夤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
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傖夫望英風而

膽落全忠得賦大喜遺縑五百匹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
授兵法而武皇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審知辟爲
掌書記莊宗滅梁閩使賀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夤無恙
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夤指斥先帝爾國何以
容之使歸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夤爾今但
不用可矣卽日戒閩者不得引接夤拂衣去日丈尺之水
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長往
竟卒於長壽別墅有探龍集五卷釣磯集八卷又賦五卷
夤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其賦家家以金
書屏其重如此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體貌甚偉且詼諧工詩名動公卿乾寧三年舉進士擢宏詞科授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冊封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書錦堂黃滔爲詩榮之已仕梁爲諫議大夫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旣依審知相待殊厚遂以爲相勸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有詩一卷子鑑載希愈

鄭良士原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

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天祐十二年應審知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沈厚寡言審知稱其長者有白巖集十卷中壘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元恭元素元龜元禮元振元瑜元忠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八虎元弼事王昶爲禮部員外郎清泰二年元弼貢方物於晉所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略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石敬瑭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

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敬瑭奇之資帛遣歸未幾昶遇害義立授元弼諫議大夫義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箠楚義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義喜釋贊不答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尙書判三司朱文進弒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爲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沉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審知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尙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

獻策時仔鈞登嶺上下天其夕地湧神漢旣至審知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選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雋生而肉髮深沉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雋言釋二校是時雋使諸

子諭二校曰宜亟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脫遣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寯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寯授以白旗曰吾且殲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寯却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竟不復屠城寯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尤爲早達時以爲活人之報

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媿衆以爲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紹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僞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

至於是募勇敢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鋌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審知從孫也卽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爲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爲吳所有從效乘機竊其地乃以兵却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卽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

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子紹基貢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鑑爲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靄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誨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名雨下從謁以雨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

流寓京師天祐四年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屬吏卽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爲先輩莊宗滅梁薰等咸從史季興朝京師震堅沮以爲不可曰唐有并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爲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爲虜耳季興不從而束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食落箸歎曰老夫過

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爲我福已而莊宗果羅鄴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遣房知温致討季興伺其兵少欲開城盡殲之震諫曰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諸侯各以吞噬爲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寢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

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
利從誨爲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筆逍遙若仙自稱荆
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從誨亦時過其
家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壽卒所著文
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
爲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荆土招致
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
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
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

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恒羨馬氏豪靡謂僚
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
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
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
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冲時宋
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親校李
景威勸以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
敗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况宋受命未易當也因教其
去斥堠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
在郡卒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

續唐書卷之五
九
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
之筆反爲倚馬之用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
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
又撰續通歷紀事蚕書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鞏湖編
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爲水手都指揮使繼冲伐保勗節
鎮景威時爲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
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
冲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荆南聲言兵
過城外景威曰兵尙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

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
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
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絕吭而
死

述曰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僱以唐之文學侍從爲逆臣媚
疾舉族南依而恬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
陶潛之流亞也嶠滔夤承贊良士仔鈞皆閩產或以嫻雅
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
保全城尤爲女中豪傑矣從劾削平患難再造邦家其功
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頗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略光

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隅無良佐邪

續唐書卷六十五終

續唐書卷六十六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琪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鐵硯示之曰硯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為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

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爲相州節度使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敬瑭召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敬瑭詣鄴都敬瑭在鄴維翰往見徙鎮晉昌重貴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

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多過敬瑭以爲浮薄遂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重貴欲驟出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益見疏重貴過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爲重睿置

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彥澤遺母后書云可使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時重貴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累請與契丹和慮其窮究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彥澤圖之彥澤復利維翰家財乃稱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曰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侍中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年四十九卽以帛加頸告契丹以維翰自縊契丹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契丹至闕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歸其家而資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建善射常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朱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延廣從朱守殷爲汴州軍校守殷以汴州反石敬瑭爲六軍副使誅其從反者延廣當誅敬瑭奇其才陰縱

之使亡後錄爲客將敬瑭篡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歷鎮義成保養復召
爲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
使領天平重貴嗣位延廣有力頗伐其功晉大臣議告契
丹致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讓晉延
廣令使者喬瑩告契丹曰先帝北朝所立今上中國自冊
可以爲孫無臣之理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
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由是契丹怒日尋干戈契丹
陷甘陵延廣從重貴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
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

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幸而獲免契丹
常使人宣言曰景延廣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
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堅壁不敢出自契丹與晉
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羣臣皆不得與故契丹書檄
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重貴還京乃出延廣爲河南
尹留守西京由是鬱鬱不得志但縱長夜飲大治第宅置
妓樂惟意所爲重貴後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
以求和契丹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契丹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

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見契丹於封邱并不見鎮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見鎖丕乃得釋契丹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入籌延廣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年五十六

劉昫字曜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昺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

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昺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莊宗卽位拜昫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乃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爲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帝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

怨晉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义乃以昫爲東都
留守判鹽鐵未幾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
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罷爲太保卒
年六十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
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悅性至孝
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悅事之衣不解
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
服除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
郎中翰林學士入晉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貢舉

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
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
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
翰語本簡謂悅曰孔英來矣悅不論其意疑以孔英爲言
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尙書左丞遷太
常卿敬瑭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
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
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瑭
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賚
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

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虞殞之音舞者皆不應節聞之悲憤其年敬瑭卒稅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者爲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爲邠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榆林過邠

州斌以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不效汝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剄而卒家屬皆爲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人晉爲奉國都虞侯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能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重威軍橋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請

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之必濟矣重
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一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
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彥筠亦退走清曰我獨死於此矣
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巒字寶川鄆州廬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
沙彥珣節度判官敬瑭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
彥珣出城爲其所擄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開門拒守契
丹以兵圍之敬瑭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
凡七月敬瑭義巒所爲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巒爲
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

丹絕盟河北諸軍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
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
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閒居無聊乃陰使人
亡入契丹言貝州積儲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入朝
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
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
卒遇天寒裂帷幄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願自効巒推
心信之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
巒從城上投薪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
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卽投井死

合溫家屬爲契丹所擄合溫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闕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開成時石刻九經一百六十卷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於野及鄩守長安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給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尙書舊省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召之高臥不從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瑭入洛以所

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邀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雲叟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引之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雲叟徒步千里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歲化藥卻病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

賣藥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雲叟驗其信然不
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瑭聞其名徵爲諫議
大夫亦固謝號爲消搖先生卒年七十四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風儀美秀性復溫和爲康延孝
從事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留
瑩監修金天神祠明宗卽位以敬瑭爲陝西兩使留後瑩
謁之卽奏署管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敬瑭將起兵太原
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敬瑭毋反
敬瑭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敬瑭僭位拜瑩翰林學士承
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遷中書令

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時重貴童昏馮玉李彥韜用
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爲
相契丹滅晉瑩從重貴北徙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
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後瑩病將卒告於契
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
述曰維翰盡心輔國雖曰元勳而蓄意和戎乃屬下策延
廣任掌大權有功社稷而心輕大敵卒致亂亡皆不得其
死也固宜昫有史才克全合譽稅長掌故得受殊恩皆晉
之良也斌與清巒忠貞貫日玉羽雲叟高尙可風若瑩者
屈身絕域隕命殊方獨惜其死之不早耳

續唐書卷六十六終

續唐書卷六十七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爲裨校以載功
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
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
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
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
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日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
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

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
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
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
武寧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爲興唐令
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尙書守光敗歸
於太原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
馬紹宏辟審交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
過禮不出累年石敬瑭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
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敬瑭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

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
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
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
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農具爲範
爲民更鑄徙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蕭翰在
都復用爲三司使已而翰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
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氏與
羣臣謀迎知遠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
而待行周議未決審交進曰我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
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乃止不設備遣人西迎知遠知遠

至罷審交不用承祐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年七十
四贈太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知遠鎮河東逢吉父悅爲從事常代
悅作奏記悅乃言於知遠卽召見喜其精神爽秀乃以爲
節度判官知遠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
立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納之懷中伺其
色平以進之多以爲可故甚愛之然逢吉貪詐無行喜殺
戮知遠常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
吉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知遠建號拜逢
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制度草創凡大事皆

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任其意見故漢政尤無法
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
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譁然知遠方
倚信二人莫敢有告者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知遠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
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
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叢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
五十人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
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

鄰保乎逢吉恡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時有鄆州捕賊使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乃命家廚進羞備極甘珍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言於朝廷杖殺之逢吉常從知遠征鄴數使酒辱郭威於軍中威恨之其後承祐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威與楊邠樞密母后怒濤離開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後逢吉加拜司空柴榮鎮鄴不落樞密使

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於是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己適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旣而中止人問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齋粉矣時承祐少年小人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承祐與李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卒殺宏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榮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天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榮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郊與同舍酣飲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承祐走趙村自殺於民舍榮旣入

都梟其首卽崧被刑處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爲人躋勇走及奔馬梁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知遠典禁兵用爲軍校後知遠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及知遠建號以破王暉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知遠遣宏肇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

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遠疾革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付託承祐時河中李守貞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流言朋興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吏有白者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家畜僕隸者皆尙姑息而廝養往往脅制其主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

續唐書卷之十七
五
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郭威平李守貞推功羣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關西罷兵承祐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當此悉取所賜還官威出鎮魏州議帶樞密以行逢吉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酌宏肇曰安朝

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閤晉卿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閤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閤氏本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邠泣曰若殺宰相置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承祐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

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
邠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內出擒宏肇邠章斬之
并族其三家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補爲勾
押官歷孟華鄆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爲右都押衙及知
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卽位宰臣李濤上疏請出邠與郭
威樞密使邠等泣訴母后遂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
部尙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
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
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

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
論事承祐前承祐日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爲
后邠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
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邠
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
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功乃課吏傳
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爲州孔目官清泰末事張令昭
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匡章褚中以橐駝

續通志卷之二十七
負之洛陽藏周第事定乃出爲河陽糧料使知遠典禁兵
補爲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
承祐卽位加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空乏而關
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
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鼠雀耗乃增每
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
以七十七爲陌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
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
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不滿復增之

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奸民不堪命已而與
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驤真定人爲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旻爲
太原尹擢驤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馮
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實意旻心獨喜
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驤陰說旻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
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并必不爲劉氏立後不
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
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
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

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卽并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皇帝弑湘陰公於宋州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驥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爲河東觀察判官旻卽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旻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空國興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旻自立於太原署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爲直省素諳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述曰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閭閻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或庶幾焉逢吉虺蜴爲心宏肇豺狼成性邪章刻薄爲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驥華光美尙知禮義廉恥爲漢之後勁可也

續唐書卷六十七終

續唐書卷六十八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恃勇使酒常乘醉拔劍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為樞密使即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為大內都檢點恩州

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
柴榮卽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未幾疾卒
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
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
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
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鎮澶
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及
榮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
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

時榮銳意征伐已撓羣議敗劉晏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
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
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
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可先取榮
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
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
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材智非獨當
世之務至於陰陽厯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厯削去流
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
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厯又詔其攷正雅樂以謂十二

律管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爲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餘病卒年三十六

高行周字尙質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盡爲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爲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後守光叛武州被圍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隸明宗

帳下初爲裨將從明宗襲鄆州遇雨乘其不意夜馳入城
遂克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
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鎮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
昭義入晉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
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
又棄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劉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
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
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入周封齊王
卒年六十八贈尙書令追封秦王謚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獷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爲龍捷都

指揮使以兵從威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旻
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
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
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
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榮
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前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
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殲於陣榮痛惜良久贈太師
優恤其家焉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以勇力應募補騎軍隊長劉知遠
起太原置通帳下尋從至東京累遷軍校知遠典衛兵以

通爲牙隊副指揮從討杜重威加檢校國子祭酒知遠開國加檢校左僕射承祐卽位遷奉國指揮使時郭威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鎮都虞侯威鎮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及入汴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及威開國以通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威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人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荆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并州劉旻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敗於高平以通爲

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柴榮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亙數百里隄塌非峻不能阨契丹乃突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旻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閒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

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榮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將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榮詣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後追敘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詣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使詔通按行河北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榮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卽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侯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

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宗訓卽位移鎮鄆州宋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不顯父矩性嗜酒略小節獨好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故凝得與之游凝自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滑帥賀瓌辟爲從事瓌與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走凝獨隨之反顧見

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環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環遂得免環歸戒其諸子曰和生義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凝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嘩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擢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鄴都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反柰何敬瑭曰卿意如

何凝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請爲宣勅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瑭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勅遣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

以爲判官未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未帝置仁裕於軍中
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以都官
郎中充翰林學士入晉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
議大夫漢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太子少
保入周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曉音律晉初定雅
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
和聲必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升龍門外聲聞
於內人以爲神喜作詩少常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
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詩萬首
爲西江集百卷

賈緯鎮州獲鹿人少舉進士不第州辟參軍天成中范延
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
武宗以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
者賞之入晉爲太常博士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
居郎中館修謨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
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謨漢時與修晉漢實錄初
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
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謂不可數緯不得已
更爲數千錠晉初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宰相
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麻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

日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於朝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未幾卒於青州有草堂集三十卷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行於世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陟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陟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禍甚衆陟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凝式恐事泄卽日佯狂後爲張全義留守

巡官僞相趙光允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央館修譔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扈從末帝於覃懷以心疾誼譁末帝優容之詔遣歸洛後歷仕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凝式工詩善筆札洛川寺觀多題紀時號楊風子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爲巡官以其文學薦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

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爲儉約夾河之役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束芻與僕厮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不能却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職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卽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

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彫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領同州旋拜司空又事晉爲首相敬瑭封道魯國公重貴卽位加大尉封燕國

公罷爲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爲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矯行以取稱譽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贇爲漢嗣遣道往迎於徐州贇未至而周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爲道所賣也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敘一篇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旻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旻於高平鄙道不從行以爲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

述曰仁誨重厚謙恭朴明敏通達載淹雅風流行周智能雄武其得擁旌儋爵奕世顯榮也固宜彥超以捍寇而殲陣通以抗節而捐身忠貞貫日而舊新一史俱不爲通立傳豈非缺事凝仁裕及緯能文而行不逮惟凝式幹蠱佯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廉恥喪盡又何論其他乎

續唐書卷六十八終

續唐書卷六十九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
寧中其部長遙輦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摘星嶺
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
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諸部以遙輦不任事
選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
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
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

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酒酣約爲兄弟
期共舉兵擊梁旣歸而背約遣使聘梁又奉表稱臣以求
封冊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
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
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
終梁之世未嘗封冊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蔚州莊宗赴援
於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殺新州團練使
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奔於
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德威被圍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
寶救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時定州

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爲援契丹入攻圍
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間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
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
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照日諸部
愕然退却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
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契丹願
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
後見其宿處布粘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蓋如此
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患女真渤海等
在其後欲擊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間使

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契丹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人謁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己副人望契丹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湖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渤海未除志頗不遂又曰天子旣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

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祇如天王初領國事豈強取之邪契丹卽慰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官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率衆護其喪歸西

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
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謚曰大
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
勝指揮使安彥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晏球討之
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
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益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
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千餘
人獻闕下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
不敢窺邊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
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爲嗣然述律尤愛

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
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
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
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
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
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遜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
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
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
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

而述律尤念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免耳覆舟山皆斗絕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置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寇鈔自破赫邈等又置三河縣於鹽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

契丹德光白其母曰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之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宜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二千里

赴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
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子猶父已而楊光
遠殺敬瑭降晉敬瑭自太原入洛德光乃北執延壽以歸
行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踰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
節度使契丹當明宗時已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
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敬瑭每遣使聘問奉
表稱臣德光約敬瑭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
禮敬瑭奉之甚謹南唐烈祖興昇元二年德光及其弟東
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二萬口馬二百匹來鬻
以其價市羅紉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八貢

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
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
契丹假道於晉不可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
航海繼好旣至而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
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自去秋
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部署一行并諸儀物
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旣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鎔等
已遣伴送使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鎔亦以蠟封帛
書云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

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
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使稱詔勞問兼述
泰寧王燕王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水潦
壞道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
容入宮言兀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
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
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
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
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
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合飲醕自旦至晡始罷自是數

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散號子歸聞奏散號
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
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
是契丹信爲霸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
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
不獲久乃知周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間唐
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二百緡俄有劔客田英得之給賞
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
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
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

續唐書卷六十九終
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

述曰契丹之強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續唐書卷六十九終

續唐書卷七十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瞢二曰啜米三曰粵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疆盛室韋奚靺鞨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主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

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麩以平底瓦鼎煮糝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埽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埽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鴈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埽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

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從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武皇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自唐李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旋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間

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馳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二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

黨項西姜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德宗時黨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爲平夏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疆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黨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

不論馬之駑壯皆售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每至京師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旣醉連袂歌呼道其風土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資歲祀百萬計大臣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黨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閒有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使者道其部落輒邀劫之明宗遣康福藥彥稠等討之福等擊破阿理韋悉褒勒疆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窺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黨項之患稍息突厥名號見於唐著矣唐季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自天

祐以來常入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
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昇元五年遣使者薛同
海等入貢於晉凡四至其後不復來

吐蕃名號見於唐著矣天祐間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
姜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
沙涼瓜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沙瓜三
州將更猶稱唐官數來請命長興四年涼州留後係超遣
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
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
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

人戍之唐衰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黨項所隔鄆兵遂
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
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
出文謙靈武馬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吐蕃卒
立世次史皆失紀獨瓜沙二州常來莊宗時回鶻來朝沙
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
節度使瓜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
來朝吐蕃亦遣使以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
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
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氊帽亂髮如蓬

明宗及左右皆大笑

回鶻見於唐著矣唐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天復間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王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又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

朴巖來朝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朝明宗乃拜建爲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高麗大族也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有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以年序遷緣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尙冠禮如古制清泰三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賤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瑤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

逮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日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觀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保大初元宗遣使徐弼往聘高麗後主時以章僚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山川事跡謨海外使程廣記三卷新羅弁韓之遺種其國地君世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高祖時封金眞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

事金溥遣使來朝朴英溥世次史皆失紀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蓋肅慎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興二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

續唐書卷七十一
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舊州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勿定標莎爲定遠將軍次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寇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常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述曰諸國中以高麗爲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牋詞致遜順藻采續紛雖中華才士手筆何以加此

續唐書卷七十終

自題續唐書後

唐昨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儘刪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
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教無黨注新書快哉
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朔紫微外史陳鱣作

跋

海昌陳仲魚先生爲余前輩自庚戌至丁巳數年間嘗寓居杭之宗陽宮西距余家不半里故時相過從時則有續唐書之作以余文宣閣多藏舊本經史因日就檢閱或借歸寓手自摘鈔遂示余以十志餘尙未就迨庚申以後余客遊齊豫且往來三吳八閩與先生相睽違者幾二十載而先生已騎箕去矣歲己卯赴嶺外主南海西湖講院得晤先生之外孫祝子虔詢其遺書數種知是編早撰成七十卷而子虔行篋攜有副本索閱之始見全書其刪繁就簡筆削謹嚴殆兼子長孟堅之長非范氏後漢書所可比

數越明年子虔屬余校勘並督梓焉迺副本多脫誤緣與子虔往復札商訂正一千七百餘字增添四百餘字計糜金錢二十萬三易寒暑遂成完帙是子虔之不惜重貲表彰舊德其爲功甚鉅也至是書向無凡例然其自序特詳後之論史者按其目而讀其序則可知其命意之善而義例之尤精審矣工旣竣爲識數語于簡末昔

道光乙酉臈月旣望後學姜安拜跋



